

童真心理与细节白描：铁凝小说《盼》的创意书写鉴赏

侯丽 刘金瑶

聊城大学外国语学院 文学院 山东 聊城 252059

【摘要】：铁凝有着女性作家特有的写作创意，善于运用系列细节去描绘事物、人物，通过细节的雕琢与刻画，展现与绽放文章的情节与生动过程。《盼》是铁凝早期的一部作品，也能较好地观察到其在创作初期的一些写作思路。文中通过一系列的细节表现出了孩童身上的那种天真、无邪和童趣，全文充满趣味性。文章统编入语文教材后，编者对其中的文本内容进行了较大的删改，删改后的教学重点有了较大的转移，删改前的我把新雨衣借给了他人，强调了“助人为乐”的主旨。而删改后的文章则立足于展现属于孩童的本真、童趣。本文就《盼》这篇文章中体现的童真心理以及以及细节描写的创意写作方法与技巧，进行剖析和阐述。

【关键词】：童真心理；创意写作；细节刻画；教学设计

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从1975年开始发表作品，代表性著作有长篇小说《玫瑰门》、《大浴女》、《笨花》等，中、短篇小说代表作有《哦，香雪》、《第十二夜》、《没有钮扣的红衬衫》、《对面》、《永远有多远》等百余部，形成了多样的创作风格。铁凝在创作上始终保持着旺盛的势头，创作出了若干优秀作品，取得了显著成绩，是创意写作上的杰出代表。本文通过对其被选入语文课本的《盼》，这一篇早期作品的剖析和解读，来鉴赏其写作的创意与写作的艺术。同时还就其被选入语文课本后，从编辑视角所进行的改动，来看大众视阈下的文学创意与文艺接受。

一、《盼》的创作历程回溯

在字里行间可以看到铁凝“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她初期写作时并不善于利用宏大的场景，而是着眼于生活中的小事，而正是这些生活中的小事，往往给人留下以深刻的印象。在文学创作上，铁凝始终坚信：文学是从生活出发、从人心出发的事情，写作者须善于储备并调动、筛选自己的生活库存，须首先忠实于自己的内心，才有可能让你的故事走进读者的心。文章《盼》中的小女孩一定程度上是根据作者铁凝的原型来进行塑造的，铁凝因为小时候家里买了一辆新的自行车，为了骑新的自行车，铁凝每天想出各种各样的理由，这显现出孩童时的那种心思的单纯和天真。而在文章《盼》中我是因为新雨衣而不断的期望下雨。其实就是作者将其自身的经历进行了一个艺术的加工，将“自行车”换成了“雨衣”。《盼》中的描写都十分契合小孩子的日常语言和行为，体现出了一种对于人性和心灵的洞察和关注。这也是写作创意要求的，以情动人、用情创作。

二、《盼》的童真心理书写

铁凝在创作中善用细节，将白描的手法将细节铺陈在文

章中的每一处，使文章充满趣味化。“盼”字在字典中的意思是“希冀”“企盼”。或大或小，或近或远，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有自己的“盼”的事情，而作者铁凝在她的作品《盼》当中，围绕“盼”字记叙了“我”因为想穿新雨衣，迫切地盼望着一场雨的到来，展现了儿童细腻、有趣的内心世界，赞美了童真、童趣，表达了作者对美好童年的怀念之情。《盼》中所描写的这种童真趣味是生活中随处可见的，童真的心谁都拥有过，但是时间的沉淀，让我们不能也不愿只是存在在童真的世界中，所以我们坚定脚下的路程，向着自己的目标前进，只是不知不觉中我们已经淡忘了一些东西了，例如这种童真的乐趣。

写作过程中应充分调动读者的共情。如上所言，长大的过程意味着童趣的淡化，但是这并不是一种退步，每个人在一生的过程中，都有不同的阶段，正是每个阶段走过的路程使我们不断地成长，但每段成长的回忆和感觉都是印在我们的心中的，这也就是铁凝所创作的《盼》的动人之处，她只是在每个读者的心上打开了一扇窗户，使读者阅读的过程中，不仅被文章中流露出来的童真所打动，更是对自己曾经的童真的怀念与感动。这就是引起了读者的共情与共鸣。有很多的文章赏析中常常把“引起读者的共鸣”挂在嘴上，但从来没有去探究引起“读者共鸣”的真正含义，所谓推己及人。引起读者的共鸣不单单只是说说这么简单。读者是文章阅读的主体，如果连读者都不能打动，使人读后内心毫无波动，那么这部作品无疑是失败的。文章《盼》立足本心，所传达出来的情感也就更加的浓烈，使人回味无穷。

三、《盼》中的细节白描刻画

作家在创作的过程中紧守主线，“盼”是文章的中心，也是情感的主线，围绕着“盼”，作者描写了一系列小故事，让

我们感受到了文章主人公纯真可爱的童心。文章中通过很多独具一格的白描写作手法，来刻画与描写这一童真。文章中的主要写作特点有：

3.1 肢体动作与心理语言的有机契合。在文章的启始，作者花费若干笔墨对新雨衣进行了描述，这次新雨衣是不同于以前的斗篷式的雨衣，是长着两只袖筒的雨衣，这种“新式”的雨衣，更加加深了我对它的喜爱，所以我当场迫不及待的穿上，却因为是在夏天，身上热的长出了痱子，还被妈妈批评了。通过“观察新雨衣”“穿上新雨衣在屋里走来走去”“把自己热了一身痱子”这一系列的事情，从细节处表现出我对于新雨衣的喜爱，更为“我”接下来的盼雨埋下伏笔。进行人物形象塑造的方法有很多，作者在文章中通过描写对“我”的动作描写，如文章中的“我在屋里走来走去”“把雨衣弄得窸窸窣窣”“奔进厨房”……这些都是透过动作描写，把从“我”获得新雨衣，迫不及待穿上新雨衣，期盼下雨，下雨后这一心路历程的曲折坎坷都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出来。

全文也通过言语描写、心理独白的方式，进行人物形象的勾勒刻画，如放学的路上我都在想“太阳把天考得这样干，还能长云彩吗？为什么我一有雨衣，天气预报总是晴呢？”下雨时，路人们都是行色匆匆，而我确是在心里想到“雨点儿打在头上，才是世界上最美的事情”这既写出了“我”拥有新雨衣后迫切想要淋雨的心情，但是越是想要下雨，却偏偏晴空万里的反差，正是这种反差，显现出“我”的天真与烂漫。再到最后下雨的时候，看着避雨的人，我心里确是美滋滋的不着急避雨，认为这是世界上最美的事情，这难免有点寓情于景的韵味，正是“我”的“美梦”得以成真，心情愉悦，因此觉得这场雨落在自己的头上，就是世界上最美的事情。

3.2 通俗凝练的童言童语来反衬矛盾。文章中的语言凝练，通俗化，所有语言的表达是从一个小姑娘的角度出发的，想“我”之所想，言“我”之所言。读起来不免有几分天真与幼稚，充满着“童言童语”。在文章中写道，“我”所期盼的雨终于来到了，我也终于可以如愿的穿上我的新雨衣，此时的“我”明明可以直接穿着新雨衣出去痛痛快快的淋雨的，但“我”却为自己找了一个穿新雨衣出去淋雨的借口，仿佛在证明自己并没有对这场雨非常的期待，这种“矛盾”的心理，也正是小孩子常常存在的心理，作者抓住这一心理，进行刻画描写，使人从字里行间都能体会到蕾蕾的可爱与单纯。

文章的叙事内容来反衬处矛盾的色彩。但从更深层次的方面来看，是为了说明新雨衣不同于一般新衣服、平日里不应该穿，只能在变天下雨时、到户外活动才需要穿。这样，开头描写的深一层用意，就是从主人公在晴天穿雨衣这一反

常行为入手，强调晴天穿雨衣是不行的，不可取的，从而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和与之而来后面的小女孩的认为在雨天穿雨衣的正常行为相呼应，因此引出了小女孩盼变天、盼下雨穿新雨衣的一条主线，因为只有雨天，她才有了穿雨衣的合理性。

通过描写下雨前后心情的变化，形成了较为强烈的对比。下雨前的“我”因为迟迟没有下雨，心情有些沮丧，天天都在盼着下雨，甚至还认为是“我”在有了新雨衣之后才迟迟不肯下雨；下雨后的“我”，因为可以穿上崭新的雨衣，所以当时的“我”又立即变得快乐起来。如此看来，“我”仿佛有些“阴晴不定”，上一秒还那么悲伤，下一秒又可以那么快乐。正是通过下雨前后“我”心情的变化历程，从而进一步的突出了童年时期简单的快乐和无忧无虑。后又描写到，因为连续几天的不下雨，于是我赌气般的不想“下不下雨”的事，但再后来下雨时“我”表现出的那种惊喜与快乐，把“我”内心深处对于雨的期盼表现得淋漓尽致。而这两种表现前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表明其实雨在“我”的心目中一直是念念不忘的。从小女孩这种行为的展开过程，在不同层面的理解上导致了正常与反常的互相逆转，产生了叙事的戏剧色彩，使得叙事推进更加具有趣味性。

四、《盼》中童真的定义与涵义

“快乐”是幸福的代名词。小时候的幸福和快乐往往是简单的，路边的小草，枝丫上的小鸟都会令我们驻足。但是，渐渐地有的人在成长的路上走着走着就忘记了怎样快乐。童年时期的我们，总是会将自己的情绪肆无忌惮的表露出来，我们会因为一颗糖而开心的活蹦乱跳，也会因为不小心跌倒而泪流满面。可是，我们都在慢慢地成长，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们学会了收敛自己的情绪，我们不再轻易表露自己的情绪，甚至学会了来掩饰自己的情绪。因为在长大的过程中，想要的东西太多，反而快乐却变的遥远。生活中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

铁凝的作品《盼》中全文充满着童真和童趣，表现了儿童内心世界的纯洁和细腻。同时希望读者能够在平常的生活中，发现美，珍藏美，保持自己内心深处的那一份童真和童趣。随着我们慢慢地长大，我们学会了成熟，学会了低调，学会了内敛，学会了不露情绪。这正是我们长大的表现，没错，每个人都会长大，但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保持自己的赤子之心，这份赤子之心会为你人生的旅途中增添许多的色彩，收获一些别样的幸福，让你人生之路走得不是那么的艰难。

五、《盼》入编前后删改的创作意图蠡测

在原本的小说中，是主要着重于强调助人为乐的人际关系，因此篇小说创作的时间比较早，其互助人际关系的主题是和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儿童创作的思想价值观相契合的。但是在入编前后有了较大的删改，值得我们去深入探究。而管窥《盼》入编前后删改的意图，本身也是写作创意的一个思想流转路线。

就文章《盼》的整体来说，写出了孩童时期的那种稚嫩与单纯，但在描写中尚且存在着想象限制的局限。文章中对于小孩子着急穿上新雨衣的描写，描写的较为生动，一定程

度上激发了读者的阅读兴趣。文章《盼》是作者早期创作的作品，就事论事的说，带有一定的道德劝诫和教条化的色彩，同时也有想象力不足的问题。加之从文章的整体来看，文章的内容较为单调，文章进行删减后着重于表现儿童内心的单纯与天真，但也仅仅是表现出了儿童的单纯这一层面的内涵，层次相对较浅，中心思想相对匮乏。这是因为在删减的过程中，编者只是注意了“删减”，而并没有注意“增添”，致使全文就只是着重凸显儿童童真这一主题，反显文章的艺术思想有些许的贫瘠。这也是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赏析《盼》这篇文章时，应该更多地从文章本身的艺术价值与思想价值进行考量和探究的。

参考文献：

- [1] 焦丹妮. 女性视域下的历史叙事——论《玫瑰门》的叙事策略[J]. 青年文学家, 2020, (36):107-108.
- [2] 陈佳. 新时期中国女性文学及作家作品浅析[J]. 出版广角, 2020, (23):92-94.
- [3] 郭冰茹. 当代女性写作的“去性别化”现象考察[J]. 南方文坛, 2020, (06):73-79.
- [4] 郑利萍. 铁凝女性成长小说中的道德考量[J]. 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 (05):115-121.
- [5] 康军. 诗意与纯真同在 冲击与裂变共存——《哦，香雪》诗意写作手法赏析[J]. 中学语文教学参考, 2020, (21):48-49.

【侯丽（1977.08—），女，山东高密人，副教授。研究方向为英语语言文学、创意写作。通讯作者为刘金瑶（1999.11—），女，山东诸城人，就读于聊城大学文学院广播电视学专业2018级。

本文系聊城大学社会科学科研基金（NO.321022020）、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博士后科研基金（NO.232197）项目阶段性成果。】